

宋史論卷一

明太倉張溥論正

太祖代周

韓通李筠李重進皆為周室而死以義言之其殷之三仁乎此疑要非未當通子察馳兒多智略知藝祖人望勸通早為之所

通不聽黃袍既加謀集弓矢其時晚矣李筠鎮昭義中書命至涕泣舉義李重進鎮淮南亦據揚州起兵一以惜乎後時

四月死一以十一月死不量己力赴蹈湯火徒死何益然武王伐紂義士非之多士多方二篇之書于頑民不引證點染淡右有致

敢斥也呼之曰士夫五季道喪君臣義絕朝唐夕晉視為故常大宋之興應天順人舉朝同聲連袂稽顙猶有衰晚盛節王若所重說得何等高雅

三人為周而死神農虞夏庶不沒乎君子且為宋賀其何誅焉筠初起義閻丘仲卿說其下太行抵懷孟塞虎

半據六邑筠違其言徒恃僂珪槍撥汗馬以敗重進使翟守珣往潞陰結筠帝令之游說緩其謀使當日二人

謀定後發一時並舉腹背皆敵宋之為宋未可知也楊堅篡逆尉遲迥入討四方響合敗於韋孝寬而死天方深惜其事之不成

授楚未可與爭焉論成敗哉言外有微詞

收兵權

收兵之謀發於趙普普固文吏利損將權抑當藩鎮積強華山桃林窮而必變其道莫易也杯酒論心大將解積重之勢原難返

韓通李筠李重進皆為周室而死以義言之其殷之三仁乎通子察馳兒多智略知藝祖人望勸通早為之所通不聽黃袍既加謀集弓矢其時晚矣李筠鎮昭義中書命至涕泣舉義李重進鎮淮南亦據揚州起兵一以四月死一以十一月死不量己力赴蹈湯火徒死何益然武王伐紂義士非之多士多方二篇之書于頑民不敢斥也呼之曰士夫五季道喪君臣義絕朝唐夕晉視為故常大宋之興應天順人舉朝同聲連袂稽顙猶有三人為周而死神農虞夏庶不沒乎君子且為宋賀其何誅焉筠初起義閻丘仲卿說其下太行抵懷孟塞虎半據六邑筠違其言徒恃僂珪槍撥汗馬以敗重進使翟守珣往潞陰結筠帝令之游說緩其謀使當日二人謀定後發一時並舉腹背皆敵宋之為宋未可知也楊堅篡逆尉遲迥入討四方響合敗於韋孝寬而死天方授楚未可與爭焉論成敗哉

藉口威謀 以厚誣發 祖厚誣發 孫執升日 荆湖勢日 接湖宋先 取荆湖出 師南假 固不帝 突夫趙宋 開夫趙宋 宏趙規湖 君臣皆知 之漸混李 其有混李 處漸混李 延劍兵以 義動亦非 荷息陰比 詭計之合 形勢難分 情事自說 得筆說然 遂餘寬然 有餘寬然 孫執升日 兩川形勢 乃師下險 以至受降 十有六日 天險固不 足特乎其 由蜀主吝

即勸之首率諸國附宋善為國家宗族謀者未有不審順逆者也李觀象孫光憲之徒可謂能讀班彪王命論矣

平蜀

劉裕之克長安也欲久留屯經略西北急於內禪倉卒東還輕以關中授孺子遂有沈田子王鎮惡之變夏王

勃勃乘之終晉迄陳秦非中國有也宋藝祖命王全斌等伐蜀孟昶出降兩川克定猥以淫暴剽殺全師雄因

眾怒復叛高彥暉戰死曹翰曹彬等分道夾擊始就殲滅師不以律雖勝亦敗王者所以貴持盈也景為知祥

愛子奢縱失國餘慶長春詞有先識玄喆童稚妄握大師文繡旌旗適資眾笑李昊之勸降雖不若高彥暉之

死義然肝衝國勢主猶劉禪臣非姜維北地之哭不聞廟門羅隱之詩空嗟雕面欲無修降表其可得乎景母

李氏唐莊宗舊嬪也誨景任彥僂疎王昭遠輩景不從而敗及其卒也母憤不泣以酒漑地嗟彼偷生竟不食

死國破家亡悲歌大義僅一老婦人傷哉

平南漢

劉隱據南海傳國弟陟再改名龔術者言其不祥又改玢後劉鋹竟任龔澄樞以亡國異哉劉玢無道為弟洪

熙所弑晟復殺洪舉而自立淫逆好殺其世種也銀能幹盡撫柔越閩北距五嶺南負重溟猶足自支而不仁

此處自當見機

引事相證

接入本題

盈滿之戒凡事盡然在行軍尤為要義

哀音慘激

勢固不得不出此

引符識說人

深惡諸劉

亡叛訓此卒
營事之職
也自廷瑁
以師死境
王師東手
諸臣能中
知其能中
早欲其能
王長以爲
得益之日
矣即暴二
患即暴二
字已足盡
劉謂真色
誰難辨知
入難辨知
孫執外小
李燧如似
事大似可
以不伐然
天下一家
何得獨置
此於度其
杜著薛其
之有符其
倚有符其
樊若符其
可乘也適
主恩測也
自燧而置
兼方措至
臣執節而
諸國盛死
豈於死於

藝祖受禪之元年。即遣賑諸州。朔幸太學。君道立矣。至開寶九年。崩。帝在位凡十七年。仁聲善政。史不勝書。惟

信史。珪石漢卿。而殺張瓊。與鄭起。楊徽之。有私憾。而出爲縣令。高明柔克。未或盡善。帝或旋悔之。無傷令德也。

唐自安史之亂。政出方鎮。歷五代。不解專兵。則好爭專利。則繁賦。專殺則苦刑。帝知其弊。痛改革之。先收兵權。

然後以文臣知州。以朝官知縣。以京朝官監臨財賦。又置運使。置通判。漸取其柄。天下勢一。號令迺行。防亂之

嚴。未有密於此時者也。然歷觀行事。帝以仁者之意施之。非獨聖政有聖心焉。散禁兵。而功臣無雲夢之疑。更

法制。而郡縣無商君之惑。知帝之志在於天下。不在於私天下也。周官雖善。必本諸闕。雖麟趾。其是謂乎。初政

取士。務絕徼倖。陶穀之子。不假以官。張齊賢有宰相才。遺留晉王詩云。芄其棫。樸薪之柄。之濟濟。辟王。左右趣

之。宜後世賢人君子於宋獨多也。

禮樂議

一眼注定宋初制作立節

禮樂之難興也。創業之主。猶嗷嗷焉。漢高祖禱粉榆。祀蚩尤。興師滅秦。不好儒學。祠官女巫。雜置無統。叔孫通

因時節文。野習絲葛。漢儀雖修。尊君抑臣。與古不當。樂章蔑聞。惟傳制氏。沛宮大風一歌。孝惠時立原廟。令歌

兒曹習吹相和房中之樂。亦皆楚聲。唐興武德。四親廟建。祖孝孫張文收。考古音作大。唐雅樂旋宮之義。久亡

而復。宋藝祖受禪。右文命寶儀定三禮。和峴正雅樂。二代修明。視漢爲優。顧於周官制作之原。未有覩也。雖然

卷一 宋

固有所漸
知抑亦漸
厚使然歟
孫執升曰
開創之君
仁斷不餘
漢祖高宗
獨事可宗
天至藝厚
休養安全
悉本於至
舉大端而
真主氣象
已自眉目
單期至未
一有宋賢
藝祖教皆
所致也培
地自越神
遠更自游
孫執升曰
制禮作樂
事王之禮
唐宋自漢
皆前代與
之修明有
志餘未復
古典未復
舊中敘文
舊新敘文

三代損益殷因於夏周因於殷禮之尚因也久矣漢因者秦唐因者隋宋因者五代亡國禮樂存焉者寡責豈

獨在後王哉周室文備暴秦蕩滅六代韶武五行壽人皆非始皇所悅焚詩書者李斯廢古樂者趙高胡亥之

世雅音盡矣沛公謾罵制襲秦舊雖有前王遺則委棄弗道也元魏典禮史稱可觀隋并天下文參南北至牛

弘何安新樂既成專用黃鍾一宮不假餘律恐學家訾議悉毀前代金石樂益破散煬帝繼之倡優雜糅身弑

國覆唐高鼎革未遑改創太常樂府所用多舊文爾唐季五代衰亂相仍儀文不備周世宗臨觀殿懸歎樂凌

遲命寶儀王朴詳定律管其聲頗高藝祖因而立尺寸審中和十二律管作焉禮樂之盛而忽忘也朝廷惡之

而草野不敢議其亡而欲興也草野議之而朝廷不能斷漢初之不議猶秦唐宋之初不斷猶隋周是以越千

有餘歲而莫定也然盛德之主言禮樂禮樂之作本人倫漢高祖侮慢太公分羹擁篲任呂后而殺功臣寵戚

姬而搖太子幾危社稷唐高祖悅晉陽宮人太宗納巢刺王妃卒貽武韋之禍禮崩樂壞孰大於此安能與天

地同和節哉宋代嚴家法尊禮樂則庶幾近之矣學者謂宋法周而失於弱非虛也

禮樂之本已正

禮樂之本已正

禮樂之本已正

禮樂之本已正

禮樂之本已正

禮樂之本已正

禮樂之本已正

禮樂之本已正

禮樂之本已正

治河

從漢唐說

漢唐建都關中漢漕仰山東唐漕仰江淮運道所經止河渭一路宋都汴梁四衝八達之地漕運無阻路曰汴

河曰黃河曰惠民河曰廣濟河而汴為最重然則宋初治河視二代尤急哉神禹治河自大伾而北醜為二大

東歸宋

宋與漢唐不同

結漢唐

定燕而念攻太原而
雖備而堅
城而不可復
已亦未講
或王藝祖
於乎藝祖
明緩急之
序後大宗
止論北海
而固曰了
勢在固曰
然均之守
日盡區守
此不血食
之繼恩繼
元嗣立已
非劉氏苗
之亡豈待
太平與國
四年之五
月執勢曰
燕所必爭
固所必爭
有祖亦曾
諸將志利
不將志利
耳不將志
算不將志
一耳不將
推延反禍
深寄覆

貶意者其天耶建隆以來契丹主兀律殺其叔李胡後敗懷州為近侍所弑賢以世宗次子代立身嬰風疾委國蕭氏乘亂而圖或在斯時藝祖以經營方夏力有未遑太宗鼓銳太原而復謀疎河朔大梁安枕又何日哉

西夏叛服 繼遷明德

提出築室之弊

西夏之役廷臣異議請棄靈州者李至楊億也請築浦樂耀德二城以通河西糧道者何亮也請部分軍德民

空壘而歸者李沆也夫靈武地方千里表裏山河唐藉以中興非西漢朱崖比倡言可棄者非矣拓跋夏者故

党項部戎種也貞觀中歸唐賜姓李唐末拓跋思恭鎮夏州統銀夏綏宥靜五州地討黃巢有四傳至繼捧當

宋太宗時以家難入朝撫綏拓清百世一日也繼遷奔叛設募離党可以計滅帝誤聽王侁徵還田仁朗賊勢

漸縱又用趙普策使繼捧入夏招懷夫繼捧懦而不制繼遷狡而得眾彼惟為昆弟諸父所怨所留京師反令

其歸招繼遷無論繼遷不肯下反失一繼捧矣繼捧再獲無益中國而繼遷坐有五州莫敢難也田仁朗欲厚

啗會長令圖折首張齊賢議招致蕃部分地聲援二說可行復歸築舍靈州忽陷夏迺日逞繼遷中流矢死德

明初立曹瑋願假精兵乘其國危子弱擒送闕下帝猶豫不報至元吳習兵而宋重困矣但慕春秋不伐喪而

不知臥榻鼯睡太祖有明戒也議宋亡者云聲容盛而武備衰議論多而成功少於夏事已見之乎

事機遂失

宋自此苦兵

將李楊掠一筆

坐失事機

惜事無不明透

自此遂不可制

宋遂肝食

莫虛名而受實恩

交州之變

交州之變

交州之變

孫有內亂日
朝延之利
也聚訟盈
庭動多牽
制送強兵
戈因而不
息揭出異
議以為謀
國深戒豈
特西夏為
然哉
孫執升曰
起罪案入
手接已斷
定論仁寶
段一論仁
沈起事蓋
仁寶專為
身謀沈起
運迎安石
以之相較
浮仁寶更
然遠方解
意何足介
事開處四
字已自伏
有前必爭
意文法緊
密前照
孫執升曰
王因於此

花步之敗。侯仁寶首禍。邕州之屠。難發沈起。二臣喜事開釁。論罪交州皆可斬也。然太平興國中黎桓因丁璿

代總國眾不臣跡著。討非無名。獨惜仁寶獻策。僅為身計。謀之不詳。盧多遜復倉猝用兵。未成廟算。遂使開國

天威。喪於跼焉。一隅後雖戮將罷師。詔書羈縻。桓對王使夷歌勸酒。亦貌恭而已。豈能若士燮化越俗。尉佗稟

漢令哉。黎桓既死。龍廷殺兄。漲海方亂。勢可摧枯。真宗姑息不討。及李公蘊弑黎至忠。神留後復充耳置之。反

行封賞。王靈頓矣。馴及熙甯。李氏繼襲。世已三傳。坤厚含弘。為日蓋久。沈起逢迎安石。構怨文祖。與王韶洮河

之役。一時並興。空死蘇緘。重為國辱。真宗可伐而不伐。神宗不可伐而伐之。違時致敗。起罪無恕。重於仁寶矣。

宋鑄等至交州。言其土風茅竹。編屋海汊。娛賓標魚。弄虎隔絕天朝。服而會之。繇來已然。奈何大宋獨與爭也。

蜀盜之平

王小波李順亂於涪化。王均亂於咸平。不數年間。蜀凡再變。小波起閬。推埋烏合身死。而順繼之。順死張餘

又繼之。猶東晉大盜孫恩之後。有盧循。循之後有徐道覆也。王均領神衛卒戍益州。縱下剽暴。軍士嘯呼。脇為

戎首。其唐庸勳乎。西蜀地狹。民稠。若禁私市。編戶重騁。一頁有司。彈治之足矣。委柄宦官。將驕士惰。雖獲小勝

終敗道也。王均迫於亂卒。人心不固。鋤而去之。易於李順。王繼恩四年而成功。雷有終一載而奏績。書畏兆民

有以哉。張詠洩蜀先作士氣。化賊為民。止亂之方。莫長於此。太宗好生下詔罪已。聞者感泣。禹湯之興。勃焉豈

事而反... 覆其... 論其... 則在... 子而... 可則... 文原... 似為... 文際... 餘之... 自令... 傷矣... 篤人... 不怪... 孫執... 營於... 始於... 矩造... 而陳... 增益... 言制... 惜其... 手行... 與營... 提以... 言均... 營以... 營難... 必由... 積由... 營田... 行田...

情五年以後收租責償費多難行馬端臨氏論之詳矣然晉遭劉石傾覆神州僭逆相仍五方淆亂魏定燕趙

遂荒九服地大網闊鼎建勢易安世因無制之民量人畫野不耕之士邑地相參桑田無擾露田必均巨墟瘠

鹵盡成良疇無王莽王田之害有趙過代田之利上下安之未有起而與爭者也宋承唐五季之餘太祖削平

諸國除藩鎮留州之法粟帛錢幣咸聚王畿嚴守令勸農之條稻梁桑棗務盡地力再傳以後法令密而議論

多因循易而改作難是以引水溉田黃懋言之何承矩任之屯田省運陳堯叟等言之太宗嘉之勸民墾田陳

靖言之陳恕等贊之廟議舉行公私便益而皇甫選何亮片言排沮踰時立罷惜小費而亡大利國家興革其

可庸人度量哉農田不修而後有方田方田作備而後有公田端拱至道之間既失於聽言之不斷熙甯元豐

之際又失於任人之太專宋所以富强無策而日就削弱也

王道建儲

太宗九子元佐居長聰警善射狀貌類父竟以狂廢然推本心疾由痛秦王罪非戾圜仁同漢惠舉世哀之帝

崩王繼恩李昌齡等謀立元佐授以立長亦非逆節但壽王元侃久正東宮一朝動搖亂不可長也寇準論建

太子勿謀他人片言決議神器有歸無定策之名安社稷之本陳蕃竇武悔謝弗如呂端持重善處大事初佐

秦王勸其扈從河東釋太宗之惑決嫌疑定猶豫所素斷也追閉寺人於閣中覲真王於殿上元老垂紳百官

卷一宋

數世之利
惜官錢數
多萬一水
畢遂致散
失耳蘇文
思曰破唐
人功論以
開嗟夫庸
門其可與
計事哉○
文氣安雅
不行之弊
而見其利
自反言以
見意者讀
此得之立
孫執之立
贊決者立
準定者立
呂端有寇
杜絕危疑
文經建此
首尾皆緒
楚王爲言
立由於楚
王之心以
得之疾以
宗族於七

屏息謂之顧命周公其人涪陵之禍元佐力救豈曰下愚發疾焚宮貶就臣列歷事真仁儼然不怨名爲清狂亦善自至但恐終不知愧終獲壽考縱不得帝幸無不孝弟名此太宗所見而流汗也

咸平諸臣言時務

寫出太平景嚴

稱宋治者以咸平景德間爲極盛時天下一統已四十餘年君臣恭和百官奉職吏無殘賊風俗樸素四方有

敗天子畢聞遣視災傷屢詔賑貸庶幾哉與西漢文景比烈矣未幾天書見封禪興改元大中祥符妖自上作真可媲美

帝德闕焉伊尹復辟告歸陳戒作咸有一德之書曰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賢君尙

終尤懷懷乎何真宗之不思也然咸景之際趙保吉陷靈州而裴濟死王均亂益州而劉紹榮死契丹隆緒大

舉入寇而康保裔死王繼忠執數年以來干戈數勤廟堂旰食下求賢之詔決親征之師用雷有終以平亂卒

用潘羅支以敗西夏用寇準以定契丹憂深計遠未嘗敢一日暇豫稱觴賜酺也澶淵功成侈大卽彰玉清昭

應會靈靈土木繁起朝元寶符延恩天安神怪恍惚五鬼握柄方士按朝民譌天變大業幾喪豈外患反福

內甯反禍哉唐憲宗勵精元和擒劉闢於劍南執李錡於浙西縛盧從史於昭義服王承宗於鎮冀討吳元濟

而淮蔡安平李師道而淄青靖剛明果斷可望中興而晚節稍墮遽罹賊弑後唐莊宗龍躍虎步問鼎燕梁三

矢灑恨大事立成而荒佚盤遊忽遭郭門高之變憂患者生安樂者死有國家者之大致也真宗治臻於虜寇收到水照

魏君與貞
觀君臣論
機軸但彼
以唐家後
代事為言
治結到論
實宗未啟
事為言而
作到陳言
結法並為
絕妙升日
孫好之成
盟準贊帝
親征力勝
取威決全
動出萬全
欽著猶委
飛誠恨若
人恨怨若
呂夷離之
過增石解
王割分水
輕割分水
猶經修齊
在當不恒
在當不恒
供其揮斥
耳然大音
明然古音
地現之文
地現之文
天執升之
天執升之
譽飲若興
譽飲若興

立孫籍周起等。謬謬盡荷包。豈天子鑿空。心實知非。無容震電耶。王欽若搆害寇準。謂澶淵辱國。當以封禪

洗之。棄人事崇鬼魅。其說不經。帝亦徬徨。朝亡私畏大臣。迨王旦納美珠。奉天册事。遂速成。唐高立武后。非李

勣不決。其失類是。後悔奚贖哉。準固社稷臣。受惑王曙。奏朱能偽書。得喪交懷。大賢易慮。不學無術。此其大者

後因以坐貶。身沒雷州。蚤建霍光之忠。晚負新垣之誚。五鬼可誅。一書難蓋。恐當年先為瘦相笑矣。陝州魏野

草堂作詩。諷且準其休言外。遠致似以茂陵封禪為病。惜兩君子不悟耳。

丁謂之姦

丁謂善文章。與孫何齊名。王禹偁稱其韓柳以下。經畫夔州。功刊石柱。楊劉爭渡。斬囚濟師。其才豈王欽若等

哉。乃陰賊發心。始附寇準。旋而背之。遂謀亂國。或云謂任術數。準能包荒。使為我役。欽若之黨可孤。天書封祀

可不成也。然陰陽內外道不相謀。謂必圖準。李沆先知之。準自不覺耳。周懷政之獄。朱能之叛。準皆可死。幸而

得全者。聖朝寬大。公論尙明也。以謂之心。何日忘殺準哉。山陵穿穴。雷允恭恃寵自專。謂與附和。不道無將。或

未敢出。然賊臣權宦。牢固宮府。不乘太后之怒。正兩觀之誅。構杌夔罔。必復晝嘯。此去邪勿疑。王曾所以獨稱

大臣也。劉德妙出入謂家。與丁玘通。造說龜蛇。老君極誕。小人干進。多假巫師。中貴人力。究以此獲敗。欽若似

裴度。丁謂類贊皇。異人之言。又何足信。

此心當自不昧

衆公更自無謂

不能為賢者諱

兩賢固不若處士之無所戀

知揚一舉

衆公久在其局中

沂公固自是辣手

誣罔至此